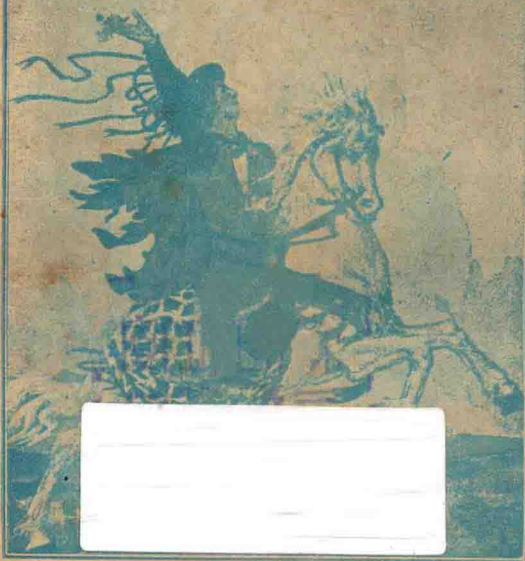


旅 伴 及 其 他

安徒生著

林蘭女士譯



旅伴

可憐的亨斯非常的不快樂！因為他的父親病重，快要死了。在狹隘的房中，只有他一人侍候病人，桌上的燈發出微弱垂滅的光，夜已經很深了。

父親臨終時說：『亨斯，你對我常盡孝道，上帝總會降臨，保佑你在世上生活的，不必害怕。』當他說話時，用莊重和愛的眼光，摯愛地望着孩子；後來，深深地透了一口氣就死了——很寂靜的彷彿他是在酣睡。亨斯哭泣甚哀，因為他現在在這茫茫的世上，既無戚友，又無兄弟，父母又雙雙死亡了。可憐的亨斯呵！他跪在榻旁，吻父親的手，終日涕泣；後來他的眼倦極閉上，深深睡着，頭擱在牀架的硬角上。

他做了一個希奇的夢；他看見太陽和月亮對他鞠躬，父親重復健康；他聽聞他的笑聲，像他從前快樂時的歡笑一樣。有一絕色女郎，在伊的秀長的烏髮上戴一金冠，笑容可掬地對亨斯張開手來。他的父親說：『你看，你得到一個何等美麗的配偶呀！伊是世上最可愛的姑娘。』於是他醒了；夢中一切光榮和美麗的境界都消滅了，父親死在牀上，沒有誰伴他——可憐的亨斯呵！

下星期出殯。亨斯緊隨柩後，注視着牠，直到只留一角未埋——祇要再加一鏟泥，就永不能再見；他覺得心中很苦痛，彷彿要破裂了。會衆環繞他唱一哀歌——歌詞和音樂相融合，使他默然流淚——他哭泣不止，以舒他的悲哀。陽光燦爛地照在濃綠的樹上，彷彿要說，『亨斯，你不必如此悲哀！看那邊的天上多麼美麗和蔚藍；你的父親現在住在那上面。他祈求上帝保護你，你的前途一切都很順利呢。』

亨斯想，『我願常爲善人，將來能有一天在天上會見父親：我們再得互相見面時，多麼歡樂呵！我將有許多事情告訴他，他也將告訴我這麼多的事情——將以關於天上的福祉和光榮告我，像他在世上教我一樣。那是何等的快樂呵！』

亨斯反覆地構想這個幻想，這幅圖畫便活現心中，他樂極而笑，這時他臉上的淚還沒有乾呢。栗樹中的小鳥在他頭上『噤哩，噤哩』的叫着；他們雖然也參與這個葬禮，但是非常的愉快。他們確知死者是在安息，或在享福；他有比他們更大更可愛的翅膀，因爲他生時是一善人，所以他們很歡欣。亨斯看着他們從綠林中飛出，向遠處飛去，他覺得熱烈地渴望同着他飛翔。

他最掛念的是彫一木頭的大十字架，樹在父親的墳上；他就在這天晚上帶去，看見墳上已經鋪撒著細沙和鮮花，這是陌生人幹的事，

因爲大衆都愛念這已故的仁慈的父親。

明天清早，亨斯打起旅行的小包，把他所有的財產——六十幾個先令及幾個銀辨士——小心地放在腰袋中，他要開始漫游世界。然而他先到父親的墓前，致祈禱詞，後來說，『再見，親愛的父親！我願常爲善人，望你仍祈禱上帝指導和保護我。』

亨斯所經過的道旁生長着許多野花——在暖和的陽光中鮮艷燦爛：風吹過時，他們對亨斯點頭，彷彿說，『歡迎你到青草場上來！這裏不是很快樂的麼？』但是亨斯又回轉去，對舊教堂看了一眼，他小時曾在這教堂中受過洗禮，並且每逢星期去禮拜上帝，唱讚美詩。他回頭望時，看見教堂的塔頂上站着的小泥雪，戴着紅的尖頂帽，屈着手臂遮住臉上的太陽，因爲太陽正直射他的眼睛。亨斯對他點頭告別，小泥雪高舉紅帽，把手壓在心上，反復親他的手指，表明他希望

這少年旅行家一路平安愉快。

亨斯現在開始想在大千世界中享受美景，他在以前從未經過的路上越走越快，越去越遠；他不認識經過的村莊，遇見的人民，他現在是身在異鄉，舉目都是生人。

第一夜他不得不在露天的草堆中安息——他沒有旁的牀榻。但是他十分滿足，並且以爲就是帝王的宮殿也不會比他所住的更壯麗。廣野的草地，溪水潺潺流過，青天鋪在上面，成爲一美麗而莊嚴的臥室。青的草皮，綴着紅和白的小花做他的毯子；野玫瑰花彷彿是他的瓶花；岸邊生長蘆葦的溪流，對他和愛地點頭說『早安』和『晚安』，作爲他的水壺。月亮是一盞光輝的大燈，高掛在蔚藍的天幕的中央，而沒有失火燒着幕的危險；亨斯可以安眠。他酣睡到日出後方纔醒來，四面的小鳥齊聲高唱，『早安！早安！你還沒有起身嗎？』

他繼續游行，走到一個村莊，聽聞教堂的鈴響；這天是星期日，居民都上教堂。亨斯同着他們去，唱讚美詩，恭聽牧師講道，他覺得如入故鄉的教堂——他曾經在那裏受過洗禮，每逢星期日跪在父親旁邊祈禱的教堂。

教堂外面的墳地上有許多墳墓，有幾個墳上長着茂草。亨斯想，『我父親的墳上亦許不久也就這樣了，現在我出了門，沒有人拔草，鋪上花卉了。』他因此親自刈除墳上的草。把倒下的十字架豎直，風吹去的花圈放還原處。他想，『因為我不在家，誰能說沒有人同我一樣處理我父親的墳呢？』

在墳地的柵門口站着一個老乞丐，靠在拐杖上。亨斯給他幾個銀辨士後就上路，歡喜和滿足地向遠處走去。

嚮晚時候忽起大風雨。亨斯連忙找尋躲避之所，但是夜色四集，

他看不見一間可以避雨的房子。後來他發覺自己靠近獨立在小山頂上的小教堂，門戶半開。他就爬了進去，直留到風雨停止。

他說：『我就坐在這角裏；我很疲乏，休息片刻於我不無益處。』在他合起手掌，致晚禱之後，頭靠在壁上，立刻酣睡了，這時電光和雷霆交互施威。

他醒來時已經夜半，風雨平息了，月光從窗口射入，直射到攔在教堂中間的地板上的一口開蓋的棺材上，有一死人躺在中間，是寄放在教堂中預備明天在墳地上安葬的，因為這死者是異鄉的人，自己沒有房屋，又沒有親戚來料理他身後的事。亨斯處這境地並不覺得害怕，因為他心地清白，他知道死人不會傷害人的，只有惡人纔想害人。有兩個惡人站在棺旁；他們懷着歹意而來，想從棺中取出這可憐無助的屍體，拋出教堂門外。

亨斯發覺了他們的陰謀，便問道：『你們爲什麼要這樣幹？你們多殘酷。上帝臨臨，讓這死者安息罷。』

有一人叫道，『讓他安息！他欺騙我們兩個，向我們借錢，不能償還——現在他是死了，我們永遠取不回一個錢來。但是我自有復仇的方法，他應當像一隻狗躺在教堂的門外！』

亨斯道：『我只有六十幾個先令，這是我全部的財產。倘若你們能答應我，讓這可憐的死者安息，我很樂意全數送給你們。我沒有錢也能上路的；我有強健的腳，上帝會保祐我。』

兩個惡人答道：『倘若你能代他還債，我們自然不去礙他。你可以放心！』他們取了亨斯付給他們的錢，大聲笑他愚昧，同着去了。亨斯就把屍體在棺中放直，合攏冰硬的手，向死人告別。他於是離開教堂，心裏輕鬆地走過樹林。

月光從四面的樹上穿入，皎潔的光采照耀之處現出華麗的小妖，欣然跳舞，並不因他走近而有些須的驚愕。他們知道他一定是良善和清白的，因為只有棄除惡意的人纔有能力看見小妖。有幾個不會比亨斯的一個手指大些，有淡黃色的長髮用金梳籠住；他們一雙雙的在草和葉的露珠上跳舞。露珠滴下時，小妖同着跌入長草之中，於是在其他快樂的小妖間發出一陣狂笑！看他們遊戲多麼令人捧腹呵。他們又歌唱，亨斯想起他們的一切美麗的歌曲來——這在他幼小的時候常聽見唱的。褐色的大蜘蛛，頭上戴着銀冠，爲他們在樹間織造吊橋和宮室，露珠滴在這些精緻的建築上，像玻璃般在明靜的月光中閃耀，他們的跳舞直到天曉時纔終止。於是這羣小妖爬入花朵中休息，一陣風來，把他們的宮室和吊橋吹到空中去了。

亨斯剛走出樹林，忽聞有人在後面大聲叫喊：『朋友！你上那裏

去。』

亨斯答道：『漫游世界；我無父無母，我是一個可憐無伴的孩子；但是我信託天使，會保祐我，陪伴我。』

客人道，『我也是游歷。我們結伴如何？』亨斯答道，『那是好極了。』他們立刻同意，一同啓行，談着，變爲極知己的朋友。但是亨斯不久就覺得他的同伴比自己更聰明更有經驗；他好像旅行過地球上的各國，熟悉各種的事物。

將近正午時，陽光當頭照着，他們坐在一株多蔭的樹下喫早飯。正在這時候，有一老嫗，身曲背駝，撐着拐杖蹣跚而來。她的肩上背着一捆柴，是在林中採拾的；她蹣起裙子，有一角蟲出三束鳳尾草和柳條。正從他面前走過時，失足跌倒了，尖聲呼痛；因爲他跌碎腿了，可憐的老嫗呵！

亨斯立刻跑去幫她，並且提議應該送她回家。但是他的同伴鎮靜地打開行囊，取出一只小匣來，說他有一種醫治的膏藥，能立刻醫好她的腿，恢復筋力，她因此無須幫助而能回家，同沒有跌過一樣。但是他倘若給了她這許多恩惠，要她給一些報酬，就是給他三束鳳尾草和柳條。

老嫗局促地尖聲說，『醫生，你如此就滿足嗎？』她有些不願含棄柳條，因為採集是很麻煩的。然而跌碎了腿躺在大道中，不見得快樂。她只得把裙中的柴草送給客人，他呢，屈身用貴重的膏藥貼在她的腿上；老嫗站起來蹣跚而行，比未跌之前反而便捷了。這真是寶貴的膏藥！但是藥舖裏是買不到的。

亨斯問他的同伴道：『你要這些乾柴幹什麼呢？』
同伴答道：『不過是我的幻想！他們在我的眼中看來，比玫瑰花

更美麗和芬芳。我們的幻想是誰都不能解釋的。』

亨斯躊躇了一回，指着聳立空中的烏陣陣的形狀說，『此刻一定要下大雨了。那邊的雲多麼烏黑和濃密呵！』

他的同伴道，『錯了；他們不是雲，是山呵！你決想不到他們頂上的空氣是多麼清澈呢，那裏有雲正像你頭上面有雲一樣，而這巍大的山是在雲的下面。我們奮勇前進罷！』

但是這些雲樣的羣山雖然似乎很近，他們走了整天還沒有走到山麓。山旁都是黑的松林，有大如全鎮的山石散佈各處。所以過山是很困難的。他們就走進一個客棧休息，明天上山時可以健旺些。

旅館中的會客室聚集着許多人，因為有一個做傀儡戲的人剛纔來到，預備着小劇場。人們都聚集在這屋裏看戲。他們坐在椅子中，最好最前的位置爲一肥胖的老屠戶所占，他的猛犬——這樣一隻兇惡的

動物！——站在旁邊，盡力凝視，像別個看客一樣。

戲開幕了。國王和王后，坐在壯麗的寶座上，頭戴金冠。最美麗的小傀儡，有玻璃的眼睛，濃的唇鬚，站在窗門口，執掌窗戶的啓閉，使他們的皇上可以自由享受新空氣。表演是十分的美麗，劇情很平和，很順適，不落淚，不流血，沒有哀情和慘劇，完全是一幕喜劇。正當王后從寶座上起身在地上行走時，那隻大猛犬趁主人專心看戲，忘却牽住牠時，突然躍起，跳上戲台，猛扯美麗王后的細腰，幾乎折成兩段：她的模樣變成怪可怕的了！

可憐的戲班主人無端遭此不幸，悲傷得幾乎下淚；因為這王后是他最可愛的傀儡，在能使犬放下她時，頭已被咬下了。觀客都紛紛散去。亨斯的旅伴走近這可憐的人，竭力安慰他，担保替他治好傀儡。他從篋中取出小瓶來——就是他曾用以醫治老嫗的腿的——敷些膏藥

在受傷的傀儡的身上，隔了一會，不但完全治好了，且有自己的運動四肢的能力，不必再牽線；除了不能言語外，簡直像一活人了。戲班主人看見傀儡女王能自己跳舞和行動，喜不可言；別個傀儡都沒有這種能力。

晚間，客店中人都安寢之後，聽聞一種高聲的歎息，時間很長，後來大家起來看看是什麼一回事。傀儡戲主人連忙衝入他的小劇場，因為他覺得這歎息聲是從那裏傳來的。他的眼睛立刻看見一種奇異的景象。國王和兵士們一個個疊起來睡着，繼續不斷的發出歎息聲，且竭力使他們的玻璃的大眼睛表示悲切的懇求，因為他們都要像王后般的敷上膏藥，使他們也能自己行動。同時王后也屈着一膝，高舉美麗的金冕，彷彿哀求說，『只要你用膏藥敷我的配偶和廷臣，就取得我的金冕！』戲班主人很受感動，他立刻走到旅客那裏，向他說，倘若

他肯用他的有神效的膏藥敷四五個最好的傀儡，他願意把明晚演戲所得的錢全數送他。但是旅客說，不要一個錢，也不要他的別種東西，只要他掛在腰裏的大佩刀；佩刀給他之後，他果然敷藥在六個傀儡的身上，遂即嫵娜地跳舞，旅館中的年青姑娘，凡是在場的，都感到一種也要跳舞的衝動。他們便跳舞了；車夫及廚娘，堂倌及使女也跳舞，客人也都加入；就是火鉗也領着鐵鎚作旋轉之舞；但是牠們剛一動脚就一同跌到了。那一夜真是愉快呵！

明早亨斯同他的旅伴穿過松林，爬上高山。他們攀登極高，向下望時，教堂屋頂遠在下面，彷彿分散在青山綠水之間的小紅果，屋舍田畝，歷歷在目——大千世界的這許多美景，亨斯以前永未見過，太陽在蔚藍的天空中和暖地照着，風從各方送來號角的音調——那些音調是多麼甜蜜而自然呵！——淚珠停在他的眼裏，不覺神馳而慰藉。

他的同伴把臂站着，雖然是在沉思，然而上或下，空中或山隙，林間或城市，沒有一件東西能逃過他的銳敏的眼光。這時忽有一種非塵世間所有的音樂似乎在他們的頭上浮過；亨斯抬起頭來，看呀！一隻白的大天鵝在空中飛舞，唱亨斯以前從未聽過任何鳥兒唱過的歌，但那是牠的悲哀死亡之曲呵。音調漸漸微弱，牠的喉部向前彎下，牠慢慢地墮下來，後來他落在他們的足邊死了——可憐的美麗的鳥呵！

旅客說：『這鳥兒的翅膀多麼光華呵！又大又潔白，牠們是很可貴重的：我要帶牠們去。』當他一刀把天鵝的雙翅割下時，又說道，『亨斯，現在你看，我用得着這佩刀了。』

他們在山上走了許多里，後來看見山下有一大城，塔和穹廬形屋頂在百數以上，在陽光中閃爍如白銀。城市的中央聳起一座宏壯的大理石的王宮，屋頂用黃金覆着，國王就住這裏面。